



大会

Distr.: General
16 September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八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71(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俄罗斯联邦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俄罗斯联邦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玛丽安娜·卡扎罗娃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7/20](#)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本文件逾期提交会议服务部门处理，以纳入最新信息。



俄罗斯联邦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玛丽安娜·卡扎罗娃的报告

恐怖统治：俄罗斯联邦以国家安全名义压制异议和反战言论

摘要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探讨了俄罗斯联邦的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立法如何被滥用为压制异议和反战言论的战略工具。报告扼要论述了有关反恐、极端主义、间谍活动和叛国罪的国内法律与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义务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包括违反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的情况。特别报告员揭示了自2022年2月俄罗斯联邦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令人震惊的升级态势，其特征是滥用立法手段和司法骚扰，针对那些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民间社会行为体、记者、律师、政治人物和普通公民。报告证明了俄罗斯当局对以反恐、间谍和叛国罪等罪名拘捕的战俘和乌克兰平民实施大范围、有系统的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虐待、在押期间死亡、隔离拘留和刑事起诉。特别报告员向俄罗斯当局和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议。

一. 导言

1. 特别报告员在其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7/20 号决议向大会提交的第二份专题报告¹中特别侧重于 2022 年 2 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滥用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法律的行为急剧增加。
2. 这种广泛滥用俄罗斯《刑法》中反恐、极端主义、叛国罪、间谍活动和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条款，过度针对受国际法保护的异议、反战言论以及和平抗议。这一法律工具已被转化为一种蓄意的广泛和系统性战略，用于压制独立声音、瓦解民间社会并巩固独裁控制。这严重违反了俄罗斯联邦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
3. 和平反战活动人士和民间社会行为体、记者、人权维护者、律师、政治人物和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普通公民面临着持续的迫害。宗教少数群体、LGBT²人士、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也因挑战官方关于“传统价值观”和“民族认同”的说法而沦为攻击目标。这种模式甚至延伸到对合法表达异议的儿童의起诉和监禁。
4. 另外令人担忧的是滥用俄罗斯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立法，针对被拘留的乌克兰战俘和平民，包括在被占领土内被强行转移或驱赶到俄罗斯联邦的人。许多人因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间谍和叛国等罪名被判处长期徒刑，作为曾经参加过乌克兰军队或涉嫌支持乌克兰军队的惩罚。这违反了绝对禁止强迫失踪、酷刑和强迫认罪的规定以及有关公平审判保障的规定。

二. 方法

5. 特别报告员努力想要与俄罗斯当局接触并请求访问该国，但一直未获答复。³ 因此，本报告基于得自各种来源的资料以及对俄罗斯立法及其根据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广泛审查。
6. 人权组织提交了资料，而特别报告员与辩护律师、人权维护者、土著人民团体和更广大的民间社会代表进行了磋商。⁴ 从受害者和证人那里收到了资料，包括因政治动机罪名而被判刑和服刑的个人、酷刑受害者及其家人以及面临缺席刑事起诉的流亡的俄罗斯人的第一手证词。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参考了法庭文件、官方记录和统计数据以及公开来源的资料。

¹ 对 A/HRC/57/59 的补充。

² 在本报告全文中，“LGBT”这一缩略语应理解为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多元性别者。

³ 见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45795/。

⁴ 本报告在分析从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外其他来源收到的资料(包括在磋商期间收到的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为本任务授权提交的原始材料已在秘书处存档。

7. 由于篇幅所限，本报告只能列举几个典型案例。然而，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有多起实例表明俄罗斯联邦存在严重的普遍且系统性地滥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立法来压制异议的情况。

三. 将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法律用作工具：俄罗斯联邦压制异议的战略

A. 滥用国家安全立法

叛国罪

8. 自 2022 年 2 月以来，《刑法》第 275 条所定义的叛国罪已从一项狭义适用的条款转变为一个广泛的政治镇压工具。战前，平均每年发生的叛国罪案数目为 10 至 15 起，涉及获取国家机密的个人。值得注意的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事件包括记者伊万·萨夫罗诺夫的案件。他于 2020 年 7 月被捕，并被以与捷克情报机构勾结的罪名判处 22 年徒刑。

9. 2022 年后，第 275 条下的案件数量激增，导致 2023 年裁决数量达 167 例，2024 年达 361 例，而到 2025 年 7 月达到 232 例，几乎是战前数字的 33 倍，共有 774 人因叛国罪相关的条款被起诉。这一增长是在 2022 年 7 月叛国罪指控扩大到包括“转向敌方立场”之后，占起诉数量的 59%，通常针对被指控试图加入乌克兰军队或在网上表示支持的个人。⁵ 目前还没有无罪释放的记录，并且至少有 9 人在羁押期间死亡。审判是在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的。审判是封闭性质的，且未得到充分报告，这说明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10. 2023 年以来，即使是向乌克兰实体提供的小额财务捐赠也都被以“叛国罪”惩处。2024 年 4 月，尼娜·斯洛博奇科娃因一年前向乌克兰某博主的账户捐赠 50 美元而被判处 12 年徒刑。

11. 扩大叛国罪条款、增加起诉数量、任意逮捕、长期监禁和酷刑，这些都反映出在国家安全保护的幌子下系统性压制异议的企图。2023 年 4 月的刑法修正将叛国罪的最高刑罚提高至无期徒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镇压趋势。⁶

与外国秘密合作

12. 第 275.1 条于 2022 年 7 月引入，⁷ 并于 2024 年 12 月修订，⁸ 将被认为与危害俄罗斯安全的外国或组织的“机密合作”定为刑事犯罪。它适用于俄罗斯公民和外国人，并不要求转移机密信息或与情报部门直接合作。普通互动，例如私人联络或与外国实体分享非机密信息和政治观点，都可能会被视为安全威胁。

⁵ 2022 年 7 月 14 日第 260-FZ 号联邦法。

⁶ 2023 年 4 月 28 日第 157-FZ 号联邦法。

⁷ 2024 年 7 月 14 日第 260-FZ 号联邦法。

⁸ 2024 年 12 月 28 日第 510-FZ 号联邦法。

该罪名最高可判处 8 年徒刑，已成为压制异议的通用工具，通常针对与乌克兰有联系的个人。

13. 根据第 275.1 条定罪的人数从 2023 年的 3 人增加到 2024 年的 48 人，到 2025 年 7 月又增加了 25 人，这表明该条款作为政治镇压工具迅速正常化。2024 年 8 月，具有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国籍的公民彼得·奥帕尔尼克被判处 8 年徒刑，仅仅是因为他与一名亲戚就征召令进行的私人谈话——据称他试图说服该亲戚投降。

14. 这些案件的证据基础存在严重缺陷。法院确认私信、对话和社交媒体帖子都可成为证据。起诉的门槛很低，动机是经推断的而不是被证明的，被告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可能被定为犯罪，而当局则依赖数字监控和诱捕来立案。

间谍活动

15. 俄罗斯联邦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对有关间谍活动的第 276 条进行了修改，以扩大其政治镇压的范围。2022 年 7 月，间谍活动的范围被扩大到包括收集、转发或存储以用于针对俄罗斯军队的信息，不论其机密状态如何，⁹ 从而方便对新闻报道等合法活动进行尽可能广泛的解释和起诉。

16. 第 276 条的适用范围迅速扩大，从 2022 年的 0 起案件，到 2023 年的 69 起 (84 名被告)，2024 年的 60 起 (68 名被告)，到 2025 年 7 月又增加了 30 起。2023 年至 2025 年 7 月，共有 159 起案件，182 人被定罪，而 2021-2022 年却仅有 5 起。间谍罪指控常常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指控相伴，而判决则更为严厉。

17. 针对目标包括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和乌克兰国民，其行为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信息或联络乌克兰亲属。2025 年 1 月，乌克兰公民伊万·扎巴夫斯基在俄罗斯占领的哈尔科夫州寻找失踪母亲时被俄罗斯军队拘留，并被闭门审判，判处 11 年徒刑。扎巴夫斯基报告称，他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向乌克兰安全部门传送情报。2024 年 6 月，尤利娅·科维什尼科娃因涉嫌与乌克兰士兵丈夫分享信息而被判处 13 年徒刑。此二人都接触不到国家机密。

资敌

18. 第 276.1 条于 2024 年 12 月引入，作为俄罗斯联邦镇压工具箱中的另一项条款，将“向敌方提供财物、物资、技术或其他帮助”定为犯罪。该条款针对非俄罗斯公民，可判处 10 至 15 年徒刑。

国家机密

19. 第 283 条将掌握机密信息的任何人“泄露国家机密”定为犯罪。2022 年以来，增加了新规定，例如关于“违反保护国家机密的行为”的第 283.2 条，通常用于惩罚知悉国家机密的人未经批准而出国旅行。虽然根据第 283 条提出的起诉主要仅限于国家雇员和军人，但定罪人数从 2022 年的 66 人增加到 2024 年的 74

⁹ 2022 年 7 月 14 日第 260-FZ 号联邦法。

人。相比之下，第 283.2 条的定罪人数从 2023 年的 70 人迅速增加到 2024 年的 130 人。

其他滥用国家安全相关立法压制异议的行为

20. 2022 年，俄罗斯当局出台了新的“战争审查”条款，包括《刑法》第 207.3 条(“假新闻”)和第 280.3 条(“抹黑”俄罗斯武装部队)，¹⁰ 将异议和战争相关报道定为犯罪，¹¹ 导致提出了多项起诉，比如，2024 年 2 月，人权组织“纪念”的共同主席奥列格·奥尔洛夫因在 2022 年的一篇反战文章中“抹黑”军队而被判处 2 年半徒刑。¹² 同在 2024 年，引入了第 284.2 条(“倡导制裁”)和第 284.3 条(“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当局或俄罗斯联邦并未加入的国际组织的决定”)，以模糊的措辞和广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镇压工具。¹³

21. 2022 年，“不受欢迎的组织”的标签¹⁴ 被从针对特定的外国组织(截至 2022 年 2 月名单上有 50 个组织)扩大成为镇压独立媒体、著名人权和民间社会组织、世界知名教育机构甚至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广泛工具。¹⁵ 截至 2025 年 8 月，已有 258 个组织被指定为“不受欢迎”，其活动被禁止，在俄罗斯联邦内外与其接触被定为犯罪。¹⁶ 2025 年 5 月，选举监督机构 Golos 共同主席格里戈里·梅尔科尼茨因被指控举办“不受欢迎的组织”的活动而被判处 5 年徒刑。¹⁷

22. 《刑法》关于“仇恨言论”和“侮辱受保护个人或群体尊严”的行为的第 282 条被用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或批评政府官员的评论。2025 年 6 月对该条的修正扩大了可以起诉初犯的严重情节清单，¹⁸ 将“煽动暴力或为暴力辩解”纳入其中，使得更有可能出于政治动机提出起诉、以消除批评国家的言论。¹⁹

23. 根据第 282 条，俄罗斯当局将国家官员、士兵和雇佣兵归类为“受保护的个人或群体”，并利用该条款起诉批评他们的言论。诗人阿尔乔姆·卡马尔丁和

¹⁰ 2022 年 3 月 4 日第 31-FZ 号和第 32-FZ 号联邦法。

¹¹ 欧洲人权法院，《新报》等诉俄罗斯，第 35023/13 和 25657/15 号诉请，判决，2023 年 1 月 10 日。

¹²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4/russia-oleg-orlov-trial-abuse-legal-system-political-purposes-says-un-expert。

¹³ A/HRC/57/59，第 79-80 段

¹⁴ 2015 年 6 月 3 日第 129-FZ 号联邦法。

¹⁵ 见 RUS 6/2024 号来文，可查阅：<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248>。

¹⁶ <https://minjust.gov.ru/ru/documents/7756/>。在俄罗斯联邦境外登录该网站需要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

¹⁷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2/un-expert-calls-accountability-and-justice-two-years-after-russias-invasion。

¹⁸ 2025 年 6 月 24 日第 173-FZ 号联邦法。

¹⁹ 俄罗斯人权组织 SOVA 中心提交的资料。

叶戈尔·什托夫巴因在 2022 年 9 月公开朗诵反战诗歌，根据该条和第 280.4 条(“呼吁开展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而分别被判处 7 年和 5 年半徒刑。卡马尔丁在法庭上作证说他遭受了酷刑，包括在被捕时被两名警察轮奸，但迄今为止尚未对他遭受的酷刑进行刑事立案。²⁰

24. 第 354.1 条(“复兴纳粹主义”)最初旨在将否认和美化纳粹罪行定为犯罪，现已扩大到包括“丑化”俄罗斯在二战中的胜利象征或质疑国家批准的历史叙述、歪曲有关斯大林和苏联时代罪行的历史真相等模糊概念。自 2022 年以来，该条款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压制异议和起诉对战争和国家核准历史的批评者。仅 2024 年，就根据该条款立案了 55 起刑事案件。

B. 滥用公共安全立法

恐怖主义

25. 俄罗斯的反恐法律框架是由 2006 年《联邦反恐怖主义法》、²¹ 总统令、²² 《刑法》第 24 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若干条款以及《行政犯罪法》的条款构成。

26. 俄罗斯法律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在部分内容上符合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标准，但俄罗斯联邦纳入的模糊表述将惩罚范围扩大，超出了恐怖主义行为本质的范畴，并适用于惩罚合法行使人权的行為。²³

27. 自 2022 年 2 月以来，随着“流氓罪”或“破坏公物”被视为恐怖主义而受到过度起诉，恐怖主义指控数量增加了五倍。对军事委员会的纵火袭击、试图破坏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反战或亲乌克兰行为都将被视为恐怖主义罪行而遭到起诉。

28. 第 205.2 条(“为恐怖主义辩解或宣扬恐怖主义”)是最常用的反恐条款，将没有暴力意图和暴力行为的言论定为犯罪。起诉数量从 2021 年的 220 起增加到 2024 年的 549 起，而 2025 年到 7 月初已有 373 起。许多案件涉及儿童和青年。

29. 第 205.4 条和第 205.5 条分别将参与“恐怖主义社区”和“恐怖组织”定为犯罪。在实践中，定罪往往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被告构成了任何暴力行动威胁，而是用这项罪名来针对民间社会组织、宗教或少数族裔社区。

30. 第 205.6 条将“未报告恐怖主义相关犯罪”定为刑事犯罪。该条款于 2025 年 4 月扩大适用范围，将第 281 至 281.3 条下的“破坏活动”列入需要强制报告的

²⁰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1/russia-un-expert-calls-poets-jailed-free-speech-clampdown-be-freed。

²¹ 2006 年 3 月 6 日第 35-FZ 号联邦法。

²² 2006 年 2 月 15 日第 116 号《总统令》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第 683 号《总统令》。

²³ 见 RUS 26/2023 号来文，可查阅：<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8580>。

行为清单。这一范围扩大可能会造成起诉数量增加。自 2022 年以来，平均每年有 80 起定罪。

31. 俄罗斯联邦 2006 年《联邦反恐怖主义法》²⁴ 使联邦安全局在宣告的反恐行动中拥有特殊权力，使其免受外部监督。这增加了实施酷刑和助长有罪不罚的风险。

极端主义

32. 《打击极端主义活动》法²⁵ 以及《行政犯罪法》和《刑法》条款为将“极端主义”定为犯罪提供了法律框架。极端主义被定义为违禁行为，包括某些形式的言论和标志，与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规定的“暴力”并无明确联系。

33. 《刑法》第 280 条(“公开呼吁开展极端主义活动”)最被常用于起诉反战异议，其中超过 90% 的起诉都是针对在线活动。遭起诉的言论通常是情绪化的或具有象征性的，包括“推翻普京！停止战争！”之类的涂鸦和口号。

34. 检察官经常通过将第 280 条与第 205.2 条(“为恐怖主义辩解”)结合起来提出指控，以严厉处罚并加深在社会中的寒蝉效应。这造成了反恐和反极端主义框架之间的明显重叠，无法区分。

35. 自 2022 年以来，将组织“极端主义社区”或“极端组织的活动”以及参与或资助“极端主义”实体定为犯罪的第 282.1 至 282.3 条被广泛用于针对少数群体、政治反对派和民间社会组织。

36. 2025 年 4 月，立法大幅扩大了缺席审判的范围，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相关犯罪纳入其中，将俄罗斯联邦的镇压范围扩大到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²⁶ 2024 年，法院缺席裁决宣布记者亚历山大·涅夫佐罗夫和他的妻子为“极端主义社区”。

37. 2025 年 7 月，关于“极端主义”的立法修正规定，如果一个团体的任何一位成员根据《刑法》关于“组织和参与极端主义社区”的第 282.1 条被定罪，那么这个团体即可被指认为“极端主义”团体。²⁷ 2025 年的进一步修正将在线搜索“极端主义材料”，包括使用虚拟专用网络定为犯罪。这大大扩大了基于监控的惩罚和法律镇压工具。²⁸

²⁴ 2006 年 3 月 6 日第 35-FZ 号联邦法。

²⁵ 2002 年 7 月 25 日第 114-FZ 号联邦法。

²⁶ 2025 年 4 月 21 日第 101-FZ 号联邦法。

²⁷ 2025 年 7 月 23 日第 216-FZ 号联邦法。

²⁸ 2025 年 7 月 31 日第 281-FZ 号联邦法。

四. 以国家安全名义侵犯人权

“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

38. 俄罗斯联邦在反恐和极端主义框架下设有多个登记册，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恐怖组织联邦统一名单”、司法部的“极端主义组织名单”以及俄罗斯联邦金融监测局的“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最后一个名单包含组织和个人。列入这三份名单会牵涉一系列人权，包括行动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隐私权、财产权、健康权、正当程序权、家庭生活权以及社会和经济权利，包括工作权。

39. 截至 2025 年 8 月，“恐怖组织联邦统一名单”包含了 69 个组织，而俄罗斯联邦于 2025 年 4 月将塔利班从这一名单中删除，在此前一年则通过了一项允许这样做的法律。截至同一月份，“极端主义组织名单”包含 123 个条目，而规模最大的“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包含 18 261 名个人，包括 150 多名儿童，以及 819 个组织。该名单所列个人人数增长很快：2022 年增加 1 607 人，2023 年增加 1 828 人，2024 年增加 3 152 人。

40. 2024 年 12 月对该法的修正扩大了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的标准。²⁹ 这一指认办法使得俄罗斯当局能够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冻结银行账户，禁止房地产交易和儿童教学，并经常导致声誉降级、账户关闭以及无法获得海外私人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

刑讯逼供

41. 使用酷刑，特别是为了逼供或惩罚而使用酷刑，在俄罗斯仍然普遍、系统化，³⁰ 而自 2022 年以来在国家安全调查中已变得尤为普及。³¹ 法院经常接受刑讯逼供而得的证据，却未能确保对可信的酷刑指控进行有效调查。

42. 2024 年 10 月，斯维特兰娜·萨维利耶娃在试图进入乌克兰与其伴侣会合时，在库尔斯克州边境被任意拘留。她遭受“旋转木马”式行政拘留，并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带到酒店房间和一所私人住宅，在那里她遭受了两个多月的酷刑，包括殴打、勒颈、电击、羞辱、死亡威胁和性暴力威胁，以迫使她认罪。2024 年 12 月，她被指控试图加入乌克兰军队，因此被控犯有“叛国罪”。

43. 2025 年 2 月，马特维·梅尔尼科夫与提莫菲·梅尔尼科夫兄弟二人因涉嫌策划拍摄军事设施纵火事件，被以“破坏活动未遂”、“叛国罪”及参与“恐怖组织”等罪名分别判处 20 年和 19 年徒刑。在审前羁押期间，提莫菲·梅尔尼科夫遭受了针对其先天性遗传疾病的性酷刑，包括用锤子反复击打其生殖器、

²⁹ 2024 年 12 月 28 日第 522-FZ 号联邦法。

³⁰ A/79/508。

³¹ 同上和 A/HRC/60/59。

用火把灼烧、威胁阉割、严重殴打及电击。他被剥夺了医疗服务，并在父亲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认罪。

44.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宣称对 2024 年 3 月莫斯科州番红花城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袭击发生后，国家电视台播放的视频显示，嫌疑人遭受酷刑：其中一名嫌疑人的生殖器受到电击，另一名嫌疑人的耳垂被割掉。嫌疑人出庭时，身上有明显的酷刑痕迹，但法官却对此视而不见。³²

45. 俄罗斯联邦政府自 2022 年以来拒绝与《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机制合作，而在 2025 年 8 月，俄罗斯退出了该公约，进一步切断了对被拘留者待遇和酷刑的国际监督。

诱捕

46. 2022 年以来，执法依靠诱导，由联邦安全局特工冒充被禁组织成员，引诱个人作出看似有罪的行为，最常见的是反战言论。许多案件涉及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志愿军营队的招募或表达对其支持。2024 年 4 月，亚历山大·马特赫耶夫因“叛国罪”、“为恐怖主义辩解”和“参与违禁组织”而被判处 10 年徒刑。此前一名卧底特工冒充俄罗斯自由军团(一支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军事部队)的招募人员在网上联系了他，鼓励他展示其标志、购买迷彩服并前往哈萨克斯坦。

对持不同政见者亲属的报复

47. 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人士的亲属越来越多地因捏造的指控而遭到起诉。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兄弟奥列格于 2014 年和 2022 年被判刑；与反腐败基金会有关的纳瓦利内的关联者伊万·日丹诺夫和列昂尼德·沃尔科夫的父亲们遭受了极端主义指控；在巴什科尔托斯坦，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鲁斯兰·加巴索夫的兄弟因恐怖主义指控被监禁，而加巴索夫本人因极端主义罪名受到通缉；在车臣，病重的扎雷玛·穆萨耶娃因两个儿子参加反对派活动而被额外判处近 4 年徒刑。³³

针对儿童

48. 以国家安全罪名针对儿童，依据反战言论和异议对他们进行起诉，导致截至 2025 年 7 月已有超过 150 名儿童被列入联邦“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其中约 80% 的人已被定罪或成为正在审理的恐怖主义案件的嫌疑人。

49. 阿尔塞尼·图尔宾，15 岁，于 2024 年 6 月被以“恐怖主义”罪名判处 5 年徒刑，依据是根据第 205.5 条对其加入“俄罗斯自由军团”提出的无端指控。他在被关押于莫斯科的 SIZO-5 号审前拘留所期间遭受酷刑并受到强奸威胁。

³²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3/un-experts-condemn-terrorist-attack-russian-concert-hall。

³³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07/russia-un-experts-dismayed-violent-attack-against-journalist-yelena。

50. 2023 年 11 月，一名 14 岁女童因在一个与“科伦拜恩运动”有关联的涉及校园枪击案的社交媒体频道上发布烟花爆竹视频而被控犯有“恐怖主义”和“谋杀未遂”罪。该运动在俄罗斯联邦被列为恐怖组织而被禁止。在审前羁押期间，在监狱当局的共谋和默认下，她屡遭女囚犯轮奸，导致她自杀未遂。

流亡活动人士面临的风险

51. 被指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流亡的俄罗斯活动人士继续面临加剧的风险，包括违反不推回原则而被强制遣返俄罗斯联邦。

52. 2022 年，阿列克谢·罗日科夫向征兵办公室投掷燃烧瓶并接受相关采访后逃往吉尔吉斯斯坦，但 2023 年被强制遣返俄罗斯联邦。在遭受包括电击在内的酷刑逼供后，他于 2025 年 5 月被以“恐怖主义”和“假新闻”罪名判处 16 年徒刑。

53. 2025 年 4 月，俄罗斯当局对纳瓦利内的助手德米特里·尼佐夫采夫、鲁斯兰·沙维丁诺夫和妮娜·沃洛霍夫斯卡娅签发逮捕令并提出引渡请求，指控他们犯有“极端主义”相关罪行及其他出于政治动机的罪行，并称他们为“祖国的叛徒”。

A. 违反公平审判保障

法律的追溯适用

54. 法院对法律进行追溯适用已成为普遍做法，对行为人实施的当时尚未被定为罪行的行为予以惩处。2024 年，俄罗斯宪法法院维持了对发布后来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的材料的刑事定罪，认可了事追溯责任。该案涉及前莫斯科市议员叶莲娜·塞尔科娃，因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反腐败基金会相关的帖子而被罚款。随后该基金会于 2021 年被打上了“极端主义”标签。

接触律师并攻击律师

55. 律师日益面临刑事起诉、旅行限制和恐吓，尤其是在处理政治敏感案件或涉及国家机密、反战活动或反对派人士的案件时。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辩护律师必须签署保密协议，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其会见被告的权利可能受到限制，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关系也可能受到损害。

56. 2021 年，辩护律师伊万·巴甫洛夫被指控在记者伊万·萨夫罗诺夫的政治动机叛国案调查中“泄露信息”，尽管巴甫洛夫并未签署保密协议。巴甫洛夫已离开俄罗斯联邦，而萨夫罗诺夫案的另一名律师德米特里·塔兰托夫³⁴因对布查大屠杀发表评论而于 2024 年 11 月被以传播“假新闻”和“煽动仇恨”的罪名判处 7 年徒刑。此判决实为对其为萨夫罗诺夫辩护而实施的报复。

57. 保密协议限制了公众的监督，因为辩护律师实际上被禁止与媒体接触、向专家征求咨询、批准律师请求或约谈证人。截至 2024 年 5 月，因为联邦《国家

³⁴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11/russia-un-special-rapporteur-urges-acquittal-russian-lawyer-dmitry-talantov。

机密法》³⁵ 的修正，共有 200 名就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开展工作的律师被阻止离开俄罗斯联邦。³⁶

58. 2025 年 5 月，64 岁的加里宁格勒律师玛丽亚·邦茨勒因从事人权工作遭到报复，被以“与外国进行秘密合作”的罪名拘留。邦茨勒女士曾为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当事人辩护，其中包括人权活动人士伊戈尔·巴里什尼科夫。她被剥夺了与自己选择的法律顾问联系的权利，而被指派了一名国家公设辩护人，但该公设辩护人拒绝与她的家人或法律团队沟通。³⁷

59. 辩护律师越来越多地因其合法工作而受到起诉，被指控为其委托人涉嫌犯罪的共犯。2025 年 1 月，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 3 名律师瓦迪姆·科布泽夫、阿列克谢·利普策和伊戈尔·谢尔古宁分别被判处 5 年半、5 年和 3 年半徒刑，罪名是向他的家人和支持者传递信息，而这些行为本就符合法律代表的职责。2024 年 2 月，纳瓦利内的另外两名律师亚历山大·费杜洛夫和奥尔加·米哈伊洛娃被缺席逮捕，并以同样的罪名列入通缉名单。³⁸

60. 2024 年 8 月，最高法院维持了根据“恐怖主义”指控对巴赫罗姆·哈姆罗耶夫判处 13 年零 9 个月徒刑的判决结果，这一判决旨在报复他为被指控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联的个人所作的辩护。自被羁押以来，他一直遭受酷刑，并被剥夺了基本的医疗服务，他的健康状况也显着恶化。

“旋转木马”式拘留

61. 强迫个人经历一系列连续的行政拘留的策略通常被用作捏造国家安全指控的先兆。³⁹ 2023 年 12 月，17 岁的丹尼尔·埃菲莫夫因向一家乌克兰慈善基金捐款而在伏尔加格勒机场被拘留。他连续遭到“旋转木马”式行政逮捕，遭受酷刑，并受到死亡威胁，目的是强迫他供认叛国罪。2024 年 7 月，他在闭门审判中被判处 12 年徒刑。

使用军事法庭和闭门审判

62. “叛国罪”和“恐怖主义”案件，以及部分与“极端主义”相关的案件，均由军事法庭审理，尽管绝大多数被告都是平民，其中包括因“为恐怖主义辩解”罪名受审的反战活动人士。闭门审判，无论是在军事法庭还是在民事法庭，都阻碍公众监督，尤其是在政治动机的案件中，更尤其是当辩护团队因保密义务而被堵住嘴巴时。

³⁵ 2023 年 8 月 4 日第 432-FZ 号联邦法。

³⁶ 人权组织“第一部”提供的资料。

³⁷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5/07/russia-must-release-ill-lawyer-maria-bontsler-detained-retaliation-human。

³⁸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5/01/russia-special-rapporteur-appalled-prison-sentences-punish-navalny-lawyers。

³⁹ A/HRC/54/54，第 93 段。

举证标准

63. 在俄罗斯联邦涉及国家安全、“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的案件中，举证标准因强制依赖专家评估而受到损害。这些评估通常是由国家指定的缺乏独立性或资质的专家进行语言鉴定。即便司法部也承认，在针对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的案件中，某位曾参与过多起类似案件的专家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此类评估报告继续成为定罪的基础。在 2024 年对前市议员阿列克谢·戈里诺夫的最新审判中，独立的大学专家进行的首次鉴定评估并未发现戈里诺夫言论中存在“为恐怖主义辩解”的迹象，因此检方要求司法部专家再进行一次分析以得出预期的结论。⁴⁰

64. 在涉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案件中，秘密证人的使用已成为普遍做法，这在出于政治动机以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联的罪名进行定罪的案件中比较明显。⁴¹

五. 主要针对群体

65. 特别报告员认为，蓄意而系统性地滥用国家安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立法来压制异议并瓦解独立的民间社会，反映出一种精心策划的策略，其明确目的是迫害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特定群体并将其边缘化。

人权维护者

66. 2024 年，监狱监测组织“法律基础”负责人阿列克谢·索科洛夫因多次展示“脸书”徽标而被刑事立案。⁴²此前在 2022 年 3 月，法院因 Meta 公司拒绝实施战争审查制度而将其裁定为“极端主义”公司。

67. 2025 年 4 月，图拉的选举监督活动人士伊万·苏罗夫因涉嫌向支持乌克兰军方的基金捐款而被以“叛国罪”判处 12 年半徒刑。这一起诉似乎与他参与选举监督和提出选举舞弊投诉有关。

68. 2025 年 6 月，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家军事法庭以“呼吁开展恐怖活动”罪名判处 85 岁的人权维护者马克·库珀曼有罪。该指控源于一份讨论俄罗斯联邦民主改革的文件草稿，而据报道，库珀曼于 2023 年 1 月曾将该文件分享给同事。库珀曼被罚款 50 万卢布(6 000 美元)。

69. 2025 年 7 月，针对瑟克特夫卡尔“反抗中心”及 7x7 媒体创始人帕维尔·安德烈耶夫的“叛国罪”刑事案件正式立案，导致 12 个州的记者和人权维护者住

⁴⁰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12/russia-special-rapporteur-reiterates-call-immediate-release-alexei-gorinov。

⁴¹ 欧洲人权法院，瓦西里耶夫等人诉俄罗斯，第 38891/08 号诉请，判决，2020 年 9 月 22 日。

⁴² 见 www.ohchr.org/en/statements-and-speeches/2025/01/russia-must-drop-charges-against-human-rights-defender-alexey。

所遭到大规模搜查。他被指控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和外国情报组织进行秘密接触，但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活动的性质。⁴³

70. 2025 年 8 月，流亡的人权维护者谢尔盖·达维迪斯因转发“纪念”组织声明被缺席判处 6 年徒刑。该声明承认在俄罗斯联邦被列为“恐怖组织”的乌克兰亚速营 22 名被囚成员为政治犯，而此举被指控为“为恐怖主义辩解”。

政治反对派

对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及其关联者和支持者的迫害

71. 阿列克谢·纳瓦利内面临多起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诉讼。2023 年 8 月，他因“极端主义”指控被判处 19 年徒刑，而最高法院于 2024 年 7 月在他死后维持原判。俄罗斯联邦金融监测局拒绝将纳瓦利内从“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中删除。

72. 2025 年 6 月，纳瓦利内的回忆录《爱国者》被法院裁定为“极端主义”书籍。⁴⁴ 该书追忆了他的一生，包括他在北极监狱的监禁生涯，他于 2024 年 2 月在那里去世。

73. 2021 年 6 月，纳瓦利内的组织——反腐败基金会、保护公民权利基金会及其州内竞选办公室——都被列为“极端主义”组织而遭禁。2021 年至 2025 年，俄罗斯法院判定至少 156 人对使用与纳瓦利内的名字甚至照片相关的“极端主义标志”负有责任；其中 104 人被罚款，52 人被行政逮捕。马里埃尔的活动人士谢尔盖·马马耶夫根据第 282.4 条被指控，罪名是“多次展示极端主义标志”，包括身穿印有“释放纳瓦利内”字样的 T 恤。

74. 至少 45 人因与纳瓦利内的组织有关联，依据《刑法》第 282.1 条(“组织或参与极端主义社区”)被起诉，另外至少有 5 人依据第 282.2(2)条(“参与极端主义组织”)被起诉。至少有 13 人仍被监禁，其中包括律师和独立记者，刑期最高的有 12 年。2025 年 6 月，纳瓦利内的助手列昂尼德·沃尔科夫因“极端主义”和“为恐怖主义辩解”等多项指控被缺席判处 18 年徒刑。

75. 为反腐败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持的刑事案件数目有所上升。2025 年前 7 个月，共立案 76 起，并且至少有 23 人被判处徒刑。

76. 在一起此类案件中，警方殴打活动人士阿列克谢·马利亚列夫斯基，要求查看他的智能手机以获取向反腐败基金会捐款的证据。为此，他于 2024 年 4 月被判处 7 年徒刑。莫斯科外科医生伊万·蒂申科因向基金会捐款而被判处 4 年徒刑，2025 年 6 月，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

⁴³ 人权组织 OVD-Info 提供的资料。

⁴⁴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2/russia-un-experts-call-accountability-navalnys-death-and-immediate-release。

“维斯纳”运动

77. 2022 年 12 月，圣彼得堡市法院宣布青年领导的和平运动“维斯纳”为“极端主义组织”。2025 年 8 月，6 名活动人士因“创建极端主义社区”而受审。

“维斯纳”成员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官方政策和战争的帖子而受到额外指控，这些指控是根据第 354.1 条(“复兴纳粹主义”)、第 207.3 条(有关军队的“假新闻”)和第 280.4 条(“煽动危害国家安全”)提出的。

鄂木斯克公民协会

78. 鄂木斯克公民协会成立于 2021 年，团结了纳瓦利内的支持者以及鄂木斯克州的环境和 LGBT 活动人士。其工作包括记录战争伤亡和协助处于危险之中的活动人士。该组织于 2023 年 7 月被指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于 2024 年 6 月以未经证实的理由宣布为“极端主义组织”。其领导人因担心迫害而逃离俄罗斯联邦，他们的俄罗斯身份证被取缔，实际上禁止了他们在该国从事任何合法活动。

其他反对派人士

79. 2025 年 4 月，最高法院维持了对阿列克谢·戈里诺夫处以 3 年徒刑的判决。此人因公开谴责军队在乌克兰杀害儿童，被以散布“假新闻”的罪名判刑 7 年，目前正在服刑。再次判刑的罪名是“为恐怖主义辩解”，起因是据指控他与狱友谈论战争。⁴⁵

80. 2024 年 2 月，流亡政治家根纳季·古德科夫被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被缺席指控散布有关军队的“假新闻”。同样，2024 年，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反对派人物加里·卡斯帕罗夫被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而他作为共同创始人的两个组织“俄罗斯反战委员会”和“自由俄罗斯论坛”(俄罗斯反对派两年一度的会议)在 2023 年被列为“不受欢迎的”组织。

81. 2023 年 4 月，反对派政治家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因发表批评政府和反对战争的言论而被判处 25 年徒刑，罪名是“叛国罪”、传播有关军队的“假新闻”和隶属于“不受欢迎的组织”。2024 年 8 月，他在囚犯交换中获释。

记者和媒体从业者

82.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以来，记者越来越多地面对根据国家安全和极端主义法律对其提出的起诉。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7 月，至少有 8 起新刑事案件立案，12 名记者因“极端主义”指控被定罪。根据第 205.2 条(“呼吁开展恐怖活动或为恐怖主义辩解或宣传恐怖主义”)，启动了大约 9 起刑事案件，有 7 名记者被定罪。⁴⁶

⁴⁵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12/russia-special-rapporteur-reiterates-call-immediate-release-alexei-gorinov。

⁴⁶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大众媒体辩护中心”提交的资料。

83. 2024 年 11 月，记者尼卡·诺瓦克因与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秘密合作”而被判处 4 年徒刑，这一判决是根据第 275.1 条作出的。

84. 2024 年 8 月，因未经证实的“间谍罪”被判处 16 年徒刑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在囚犯交换中获释。这次交换包括因“外国代理人”指控入狱的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和其他 14 名囚犯。⁴⁷

85. 2025 年 4 月，4 名记者——安东尼娜·法沃斯卡娅、阿尔乔姆·克里格、康斯坦丁·加博夫和谢尔盖·卡列林——因涉嫌参与反腐败基金会，包括拍摄法庭听证会和记录纳瓦利内的葬礼，而被以“极端主义”罪名判处 5 年半徒刑。

86. 2025 年 7 月，记者兼活动人士奥尔加·科姆列娃因与纳瓦利内竞选办公室有牵连和传播有关军队的“假新闻”而被以“极端主义”罪名判处 12 年徒刑。同在 7 月，记者法里达·库尔班加列娃因“为恐怖主义辩解”和传播有关军队的“假新闻”而被缺席判刑，原因是她的战争报道。

87. 2025 年 6 月，乌克兰记者弗拉基斯拉夫·叶西彭科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被关押 4 年多后获释。他于 2021 年因“间谍罪”和“持有爆炸物”罪而被判刑。他在法庭上作证称曾遭刑讯逼供。

88. 2023 年 9 月，达吉斯坦记者阿卜杜勒穆明·加吉耶夫因“恐怖主义”指控被判处 17 年徒刑。据说这是为了报复他的报道。⁴⁸

文化人物和学者

89. 俄罗斯当局越来越多地根据国家安全和极端主义法律起诉科学家和艺术家，经常针对那些从事国际学术合作或以艺术表现形式批评战争的人士。

90. 2023 年 6 月，莫斯科市法院以“叛国罪”判处物理学家兼教授瓦列里·戈卢布金 12 年徒刑，罪名是在参加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时向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国家传递“机密材料”，尽管多个专家委员会已确认这些材料并不属于国家机密。

91. 戏剧导演叶夫根尼亚·贝尔科维奇和剧作家斯维特兰娜·彼得里丘克因编排获奖的戏剧《菲尼斯特，勇敢的猎鹰》，被以捏造的“为恐怖主义辩解”罪名判处长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她们被迫害的真正原因是贝尔科维奇写了一系列反战诗歌。⁴⁹

92. 2025 年 7 月，作家鲍里斯·阿库宁因反战立场而被缺席判处 14 年徒刑，罪名是“恐怖主义”指控和违反俄罗斯“外国代理人”法。

⁴⁷ 见 www.ohchr.org/en/statements-and-speeches/2024/08/russia-all-remaining-human-rights-defenders-journalists-and-anti。

⁴⁸ 见 <https://cpj.org/data/people/abdulmumin-gadzhiev>。

⁴⁹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12/russia-special-rapporteur-urges-acquittal-and-immediate-release-jailed。

93. 2025 年 6 月，彼尔姆的摄影师格里戈里·斯克沃尔佐夫因与一名美国记者分享一本关于苏联防空洞的书和解密文件而被以“叛国罪”判处 16 年徒刑。

94. 2025 年 4 月，莫斯科一家法院以新的“叛国罪”指控对流亡的前 MediaZona 出版商、Pussy Riot 乐队成员彼得·韦尔齐洛夫发出逮捕令。2024 年，至少 20 名活动人士和艺术家的家因此案而遭到警方突击搜查，韦尔齐洛夫则被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2023 年，他因“战争审查”指控被缺席判刑。

95. 法国研究员洛朗·维纳蒂尔因未能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而于 2024 年入狱，并于 2025 年 8 月因新的“间谍罪”指控出庭。

反战活动人士

96. 自 2022 年以来，大多数与反战言论相关的刑事案件都是根据第 205.2 条(“为恐怖主义辩解”)、第 207.3 条(有关军队的“假新闻”)和第 280.3 条(“抹黑”军队)而提起诉讼的。

97. 2024 年 7 月，比罗比詹的音乐家兼反战活动人士帕维尔·库什尼尔在一个只有 5 人粉丝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反战帖子，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辩解”，经过反战绝食后在押死亡。

98. 2024 年 11 月，鄂木斯克居民罗曼·秋林因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被判处 6 年半徒刑，其罪名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反战帖子，“为恐怖主义辩解”。

99. 2023 年 5 月，建筑工人丹尼尔·斯捷潘诺夫因反战涂鸦、持有乌克兰国旗和涉嫌与俄罗斯自由军团联络而被判处 4 年半徒刑。

100. 2024 年 1 月，72 岁的养老金领取者叶夫根尼亚·梅博罗达因转发两段有关马里乌波尔的伤亡情况和一名乌克兰女童反俄言论的视频而被判处 5 年半徒刑，罪名是“公开呼吁开展极端主义活动”。

101. 2023 年 9 月，公民活动人士理查德·鲁兹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包括布查大屠杀的帖子，被以传播有关军队的“假新闻”和“为恐怖主义辩解”的罪名判处 8 年徒刑。

102. 2025 年 6 月，57 岁乌克兰族俄罗斯公民根纳季·阿尔缅科因“叛国罪”和“恐怖主义”指控被判处 18 年徒刑，判决的依据是在他试图前往乌克兰撤出年迈母亲时，他的行为具有“亲乌克兰意识形态动机”。对他的定罪是基于捏造的证据和刑讯逼供所得供词。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103. 自 2023 年 11 月最高法院将“国际 LGBT 运动”指定为“极端主义”运动以来，当局发起了一场针对 LGBT 个人和组织的有协调的镇压运动。这包括根据极端主义相关条款提起刑事诉讼、突袭对 LGBT 人士友好的场所以及针对传播 LGBT 主题文学的文化机构。这一指定促成了将私生活、身份和言论都定为犯罪，罪名从“组织极端主义活动”到“公开展示违禁标志”不等。仅 2024 年就至少有 13 人受到指控，2025 年出现了更多案件。

104. 2024 年 3 月，执法部门突击搜查了奥登堡亲近 LGBT 人士的俱乐部 Pose。该俱乐部管理员戴安娜·卡米利亚诺娃、艺术总监亚历山大·克利莫夫和业主维亚切斯拉夫·卡萨诺夫被拘留，并被指控“组织极端主义社区”。这些逮捕是更广泛镇压行动的一部分，而在赤塔、沃罗涅日和基洛夫等地有 50 多家俱乐部遭到类似突袭，至少有 10 人被指控。

105. 2024 年 5 月，警方搜查了萨马拉州 LGBT 人士组织 Irida 的主席阿尔乔姆·福金的家，并以参与“极端主义社区”的罪名将其逮捕。2024 年 7 月，他被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

106. 2025 年 3 月，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某医疗中心负责人伊利亚·朱拉夫利奥夫被判处 3 年徒刑，其罪名是参与“极端主义组织”，涉及“国际 LGBT 运动”，并被指控宣扬同性关系并以此作为“加入撒旦邪教”的方式。

107. 2025 年 5 月 4 日，对 Individium、Popcorn Books 和 Eksmo 这三家出版社进行了有协调的突袭。几名员工因出版 LGBT 主题文学而被拘留，并被指控“组织极端组织活动”。

宗教少数群体

108. “耶和华见证人”联合会是俄罗斯联邦受迫害最严重的和平宗教团体之一，于 2017 年被俄罗斯最高法院作为“极端主义组织”禁止。自那时起，数百人因“极端主义”相关指控而被起诉。截至 2025 年 7 月，157 名“耶和华见证人”仍被关押，理由包括举行礼拜、分发宗教文献以及歌唱或谈论自己信仰。判决从罚款到 8 年徒刑不等，甚至老年信徒和有严重健康状况的人也被拘留。

109. 安娜·萨夫罗诺娃因“极端主义”罪名被判处 6 年徒刑，被关押在泽列诺库姆斯克的 7 号惩教所。她面临酷刑，包括长期被关押在惩罚牢房(单独监禁)和牢房式隔离间，并自 2024 年 5 月以来被剥夺了适当的医疗服务。2025 年 3 月，因“极端主义”服刑 2 年半的瓦列里·贝洛在被剥夺医疗治疗后，在新罗西斯克的 SIZO-3 号审前拘留所内死亡。

110. 尽管没有证实其成员的暴力行为，但 2003 年，伊斯兰解放党作为“恐怖组织”在俄罗斯联邦被禁止，但该组织仍然是依第 205.5 条根据“恐怖主义”相关指控起诉的对象，个人经常仅仅因与该组织有关联就成为依第 278 条(“暴力推翻政府”)起诉的对象。被告因参加讨论或持有文学作品而被定罪，被判处 10 至 24 年徒刑，服刑的监狱戒备森严。

111. 2024 年，至少有 2 人因涉嫌参与“努尔日拉尔”非暴力运动而被判刑，另有 4 人被拘留。“努尔日拉尔”是土耳其神学家赛义德·努尔西的信徒，2008 年在俄罗斯联邦被列为“极端主义分子”遭禁。同在 2024 年，至少有 12 人因涉嫌与“伊斯兰传教组织”有关联而被定罪。“伊斯兰传教组织”是一个国际性伊斯兰传教运动，自 2009 年以来在俄罗斯联邦被列为“极端主义”运动遭禁。

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

112. 2024 年 6 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将并不存在的“反俄罗斯分离主义运动”及其 55 个涉嫌附属机构定为“极端主义”运动，并于 2024 年 11 月将“后俄罗斯自由民族论坛”及其 172 个涉嫌附属机构列为“恐怖组织”，其中包括土著人民组织。

113. 2025 年 6 月，俄罗斯当局将“自由雅库特基金会”共同创始人萨吉拉纳·孔达科娃和“图斯加尔·布尔雅德-蒙古”创始人玛丽娜·坎卡拉耶娃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名单”。这两个组织此前均被列为“极端主义”组织。

114. 2023 年，“卫拉特-卡尔梅克人民大会”被列为卡尔梅克的“极端主义组织”遭禁；同样，2022 年，“全鞑靼人中心”在鞑靼斯坦遭禁，2020 年巴什科尔托斯坦的“巴什科尔特”运动遭禁。2016 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代表机构“议会”(Mejlis)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遭禁。

115. 土著和少数民族活动人士还受到其他的国家安全指控。2023 年，巴什基尔活动人士拉米拉·加利姆(别名拉米拉·赛托娃)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动员起来的巴什基尔男子不要在乌克兰作战而是返回家园被判处 5 年徒刑，这一判决是根据第 280.4(2)条(“煽动危害国家安全”)作出的。

移民

116. 根据俄罗斯联邦内政部的官方统计数据，包括移民在内的外国人在俄罗斯联邦实施的犯罪数目估计占犯罪总数的 2%至 4.5%。虽然外国人的犯罪率低于俄罗斯国民，但调查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巴斯特利金仍宣布设立专门单位以调查与移民有关的犯罪，称移民犯下的罪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声称他们越来越多地犯下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行。巴斯特利金声称，移民在 2024 年犯下了 253 起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

117. 2025 年 8 月，莫斯科一家军事法庭开始对 19 名被指控与 2024 年番红花城音乐厅恐怖袭击有关的人进行闭门审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移民。此后，俄罗斯当局对移民发动了一波清洗和袭击，包括警察突袭、拘留、酷刑和虐待以及驱逐出境，特别是对塔吉克斯坦人和其他中亚人。

118. 2024 年 12 月新的反极端主义战略大大扩大了政策措施，旨在严格限制移民居留条件，强化驱逐机制，并旨在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由剥夺已入籍俄罗斯的人的国籍，即使他们会面临无国籍的风险。2025 年 7 月，俄罗斯当局将剥夺国籍的理由扩大到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相关的定罪之外，将“秘密合作”和“协助国际组织”也纳入其中。

乌克兰人的拘留和待遇

119. 自 2014 年俄罗斯联邦非法占领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当局已针对乌克兰人提起至少 1 109 起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诉讼，至少有 924 人(包括至少 110 名

克里米亚鞑靼人)⁵⁰ 仍遭任意拘留，其中许多人健康状况危急，却被剥夺医疗服务。⁵¹

120. 2024 年，至少有 109 名乌克兰人因出于政治动机的“恐怖主义”指控而被定罪，而新立案的有 303 起。此外，有 3 名乌克兰人因“极端主义”相关指控被定罪，并且至少有 10 起新的立案。

克里米亚鞑靼人

121. 自 2014 年以来，克里米亚鞑靼人一直被根据俄罗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立法遭到起诉。大多数人因涉嫌加入伊斯兰解放党而被定罪。该组织虽然在俄罗斯联邦被视为“恐怖主义”组织而被禁止，但在乌克兰仍然合法。他们被递解出境，接受审判，并在俄罗斯联邦服刑。

122. 克里米亚鞑靼族人权维护者埃米尔·乌赛因·库库因组织伊斯兰解放党活动和“试图武力夺取政权”于 2019 年 11 月被判处 12 年徒刑。此案的共同被告被判处 7 至 19 年徒刑。

123. 2023 年 2 月，克里米亚鞑靼族活动人士杰米尔·加法罗夫因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指控被判处 13 年徒刑，却在罗斯托夫地区的新切尔卡斯克拘留期间死亡，原因是得不到适当的救生治疗。

124. 梅吉特·阿布杜拉赫马诺夫因涉嫌加入伊斯兰解放党，于 2022 年同样被判处 12 年徒刑。过去 11 个月，他被关押在楚瓦什共和国的 SHIZO 和 PKT 监狱内，且被剥夺了家属探视权。由于拘留条件太差，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125. 获得独立法律代表仍然是一个挑战，因为被占领克里米亚的律师都面临迫害和恐吓。2023 年，阿列克谢·拉登的家遭到警方突击搜查。他因涉嫌展示与乌克兰徽章和克里米亚鞑靼徽章有关的“极端主义标志”而被拘留。一年后，他被取消律师资格，成为克里米亚律师为政治犯和战俘辩护而被取消律师资格的第四个案例。

战俘

126. 俄罗斯当局报告称，截至 2025 年 4 月，已有 579 名乌克兰军人被定罪，但并未公布判决细节。审判主要在罗斯托夫州和被占领土进行，但也有在莫斯科、萨哈林等俄罗斯联邦其他州进行的。

127. 俄罗斯当局并未正式承认被拘留的乌克兰军人具有战俘身份，而是以涉嫌“恐怖主义”的罪名将其中许多人作为平民起诉，从而剥夺了他们应享有的日内瓦四公约的保护。乌克兰战俘常因加入被俄罗斯联邦列为“恐怖主义”的乌

⁵⁰ 公民自由中心提交的资料。

⁵¹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5/02/no-justice-alexei-navalny-and-more-lives-risk-russia-warns-un-special。

克兰军团而依据反恐条款受到起诉。这些军团包括亚速营、艾达尔营、以诺曼·切莱比奇命名的克里米亚鞑靼营以及顿巴斯营。

128. 从法律上讲，将某一国际组织指定为“恐怖组织”需要最高法院的裁决。2022 年，亚速营和克里米亚鞑靼营就是这样被指认的。然而自 2022 年 2 月以来，当局越来越多地使用有关“恐怖主义社区”的第 205.4 条来规避法律，而如果某个团体的成员根据该条被定罪，那么法院可以不经最高法院裁决而援引该条。这已被用来对付艾达尔营和顿巴斯营的成员。⁵²

129. 2023 年 9 月，南部军区法院判处柳博夫·塞利纳 5 年徒刑，并裁定艾达尔营是“恐怖主义社区”。联邦安全局已将艾达尔营列入“恐怖组织联邦统一名单”。类似的行动也被用来针对顿巴斯营的成员。

130. 2025 年，在库尔斯克州抓获的乌克兰战俘分别根据第 205 条(“恐怖主义”)和第 332 条(“非法越境”)遭到指控。截至 2025 年 8 月下旬，已有 305 人因这些指控被判刑。

平民被拘留者

131. 被关押在俄罗斯拘留所的乌克兰平民也经常因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指控受到审判，并被判处长期徒刑，尽管他们的供词是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⁵³ 例如，为迫使伊琳娜·达尼洛维奇供认“叛国罪”而对她实施了酷刑。⁵⁴

132. 2024 年 12 月，在经历六年强制失踪后，顿河罗斯托夫军事法庭以“恐怖主义”、间谍活动和“暗杀未遂”罪名，判处 3 名乌克兰平民谢尔盖·格鲁济诺夫、维克托·希德洛夫斯基和娜塔莉亚·弗拉索娃最高 22 年徒刑。弗拉索娃在一份罕见的公开法庭证词中描述了她被剥光衣服、捆绑、电击、用瓶子强奸并被 15 名武装人员轮奸，继而她的牙齿被金属锉刀锉掉。无视这些证词的严重性和一致性，该法庭未能调查酷刑指控。

133. 同样，2025 年 4 月，“梅利托波尔五人”——乌克兰平民奥列克桑德·朱可夫、伊霍尔·霍尔洛夫、弗拉基米尔·祖耶夫、安德烈·戈卢别夫和尤里·彼得罗夫——因“恐怖主义”罪名遭受刑讯逼供，被判处最高 14 年徒刑。

134. 2024 年 10 月，俄罗斯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居民伊琳娜·纳瓦利内娅(与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并无关系)被顿河罗斯托夫军事法庭判处 8 年徒刑，罪名是“未遂恐怖行为”和“非法持有爆炸物”。她的姓氏、在马里乌波尔警察局的实习经历以及她继父在亚速营的服役导致她成为迫害对象。她在法庭上收回了自己的供词，作证说她在拘留期间遭受过电击和残酷殴打。在酷刑下，她被迫录制

⁵² 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提交的资料。

⁵³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5/02/russias-repression-home-and-aggression-against-ukraine-demand-justice-no。

⁵⁴ 见 AL RUS 6/2023 号来文，可查阅：<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8081>。

了一段认罪视频，并在俄罗斯国家 NTV 电视台播出，标题为“我是泽连斯基的败类”。

六. 结论和建议

135. 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滥用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立法已成为针对异议人士的又一种镇压工具，而且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自 2022 年以来，起诉现象急剧升级，针对广泛的个人，包括记者、人权维护者、律师、活动人士、文化人物和普通公民，理由是他们和平行使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作为其专业职责一部分从事合法行为。

136. 立法变动扩大了国家安全罪的范围、严重性和模糊度，偏离了国际法规定的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因此加剧了这些做法。因此，《刑法》第 276 条已从一项狭义适用的间谍活动条款演变为一项广泛的政治控制工具，定义被扩大，举证标准被降低，使其成为打击异议运动的核心工具，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137. 关于“极端主义”的法律条款在国际法中毫无依据，并且在引发刑事责任时侵犯了人权。2022 年 2 月之后，关于“极端主义”的第 280 条的激进适用导致和平反战异议尤其是网络言论遭到大规模起诉。同样，俄罗斯的反恐框架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词，并被滥用于将表达异议或反对战争的合法言论和合法和平行动定为犯罪，罪名是“为恐怖主义辩解”。

138. 这些模糊而广泛的法律条款的执行伴随着过度严厉的处罚，其明显目的是灌输恐惧并阻止他人行使权利和自由。这种惩处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二十一和二十二条所明确禁止的。

139. 越来越多的儿童因散发传单、表达异议或轻微破坏公物等行为而根据恐怖主义和叛国罪条款受到起诉。这令人震惊，反映了灌输恐惧和压制异议的惩罚性方法的更广泛模式。

140. 虽然使用酷刑，特别是为了获取供词或惩罚异议，在 2022 年之前很常见，但此后这种情况严重加剧，并变得普遍和系统化，并且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调查中尤其普遍，包括针对乌克兰被拘留者的调查。

141. 执法和安全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诱捕手段。执法和安全部门往往通过网络或秘密渠道接触到个人。鉴于仅仅表示不同意见就足以构成“极端主义”指控，因此这些人被诱使采取行动，这些行动然后被用作捏造起诉的依据。

142. 自 2023 年最高法院将“国际 LGBT 运动”指定为“极端主义”运动以来，针对 LGBT 个人和组织展开了一场有协调的镇压运动，包括根据极端主义相关条款进行刑事起诉、突袭对 LGBT 友好的场所以及针对传播 LGBT 主题文学的文化机构。同样，土著和少数群体权利团体也被视为“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团体，他们的声音被压制，而且和平倡导与国家安全威胁被混为一谈。移民，特别是中亚移民，面临着国家安全法过度的针对，包括酷刑、任意拘留和

集体惩罚。同样，律师日益面临刑事起诉、旅行限制和恐吓，尤其是在处理涉及国家机密、反战活动或反对派人士的案件时。

143. 这些趋势累积起来表明，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框架被系统性滥用，和平异议被定为犯罪，公民空间被侵蚀，合法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到压制。压制性和刻意模糊的立法、滥用执法行为和严厉惩罚的结合，加上官方对识别和谴责“祖国叛徒”的表述，表明了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以压制任何反对派并巩固绝对控制。

144. 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俄罗斯当局：

(a) 本着诚意与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合作，包括根据人权理事会决议和国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允许特别报告员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国并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接触，并采取紧急措施执行她之前报告所载的建议；⁵⁵

(b) 紧急修订国家安全立法，使其与国际法保持一致，包括缩小与叛国罪、间谍罪和秘密合作相关的犯罪范围，并消除模糊和不精确的用语。确保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对国家安全构成真正和明显威胁的行为，而决不作为压制和平言论或公民活动特别是反战言论的工具。立即审查根据这些规定被判刑的人的案件，无条件释放那些被不公正监禁的人，提供充分赔偿并删除他们的犯罪记录；

(c) 停止针对和平行使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特别是反战抗议使用反恐立法，并确保根据国际标准仅将该立法适用于以恫吓人民或迫使政府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为宗旨、意图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或劫持人质的犯罪行为；

(d) 废除在政治动机案件中使用且以侵犯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利的方式实施的有关“极端主义活动”的立法。立即审查根据这些规定被判刑的人的案件，无条件释放那些被不公正监禁的人，提供充分赔偿并删除他们的犯罪记录。大幅修订现有公共安全立法，确保所有条款都得到准确定义并仅限于涉及煽动暴力或歧视的行为；

(e) 立即废除 2025 年 7 月颁布的法律。该法律将使用虚拟专用网络列为刑事诉讼中的加重情节，并对宣传虚拟专业网络服务以及在线搜索“极端主义材料”的行为实施行政罚款，以针对异议人士。停止使用基于监控的惩罚，废除将网络信息检索刑事化的措施，以恢复数字自由并保护隐私；

(f) 立即停止以乌克兰战俘和平民被拘留者实施与当前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有关的行为以及实际提供支持或被认为提供支持为由对其提出起诉和将其列为“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乌克兰平民，包括根据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立法被判刑的人，确保他们安全返回并得到充分赔偿；

⁵⁵ A/HRC/54/54、A/HRC/57/59、A/HRC/60/59 和 A/79/508。

(g) 立即停止安全部门在国家安全相关调查中的诱导和诱捕行为，包括捏造证据和(或)操纵个人从事犯罪行为；

(h)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 条，在国内立法中将酷刑定为一项单独的犯罪，确保适用的刑罚与酷刑罪行的严重程度相称。引入“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刑事犯罪，充分反映《禁止酷刑公约》第 2 条和第 16 条。确保在任何法律诉讼中不接受通过刑讯逼供(包括强奸和性暴力)取得的任何证据，并确保对肇事者进行独立和迅速的调查、起诉和惩罚，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i) 立即停止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相关罪名逮捕和起诉和平行使人权或犯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儿童。促进使用分流、非司法措施和非监禁判决。确保涉及儿童的诉讼完全符合《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司法标准；

(j) 有效保障辩护律师的独立性，包括终止对其行动和有效履行职责能力的不合理限制，包括在国家和公共安全案件中。确保律师不因其专业职责而受到威胁或恐吓、骚扰、任意逮捕或刑事起诉。恢复完全接触自己选择的法律顾问的机会，包括在涉及国家机密和(或)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加强针对监视的保障措施，并确保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沟通；

(k) 确保在所有国家和公共安全案件中有效落实公平审判权，特别是通过有效保障无罪推定和诉讼平等原则，除其他外确保辩方获得所有案件材料和证人证词及辩方传唤自己的证人和专家的能力，并停止通过保密义务压制辩护律师的做法。确保审判原则上只在例外情况下闭门进行；

(l) 立即停止滥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特别是反极端主义和反恐法律打压民间社会团体、人权维护者、媒体和文化人士、政治反对派、LGBT 人士、土著人民、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以及反战活动人士。保证任何指认为“恐怖分子”和(或)“极端主义分子”的工作都须通过透明的司法程序进行，并保障当事人享有有效的法律辩护权和上诉权；审查迄今为止作出的所有指认，确保对缺乏正当程序的指认进行独立复核，并确保将不公正列名的个人和团体予以除名并给予充分赔偿；

(m) 废除最高法院 2023 年将“国际 LGBT 运动”指认为“极端主义”组织的裁决，并废除因该裁决而作出的所有行政和刑事定罪。停止以“极端主义”罪名迫害和逮捕 LGBT 人士，对所有侵犯 LGBT 人士权利的行为，包括羁押期间死亡和酷刑，展开彻底、独立的调查，确保对肇事者追究全部责任，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n) 撤销最高法院 2024 年将并不存在的“分离主义运动”指认为“极端主义”组织的裁决。停止用“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标签针对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组织和倡导者；

(o) 立即停止根据国家安全法针对移民，特别是中亚移民，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打击任何针对移民的仇恨言论和暴力行为。通过确保对责任人追责，防止和打击歧视、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包括针对移民和难民的歧视、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
